

第四卷 崔淑

引

煙水散人曰：「予聞海外有國，以晝之所見為虛，夕之所夢為實。然則夢亦可憑，而非盡屬虛幻也。昔者楚襄王晝寢於高唐，而夢神女曰：「妾朝為行雲，暮為行雨。朝朝暮暮，陽臺之下。」此一證也。杜麗娘夢感柳夢梅而死，二三年而復得柳夢梅以生，又一證也。

乃說者以為巫山妖夢，宋大夫之寓言；牡丹傳奇，湯臨川之臆說。則其事之不足據，固可信矣。乃以予所聞崔淑事，甚奇而相傳確實。即淑自敘，亦備著其靈異，豈亦謬而不足憑歟？

嗟乎！世之熙熙攘攘，勞形畢慮於功名富貴之間者，何一非夢？而獨疑於夢之不足信，又安知天壤間果無神女、麗娘之事，而疑其謬誕耶？

雖然，予之傳崔淑者，又非特以其夢奇而已。夫以淑之才情雙麗，舉世罕儔，而委身於賣菜傭，豈不可悼！自非覺以奇夢，而使之更締良緣，將不賁恨，鬱鬱而死，又安得文采陸離，顯暴於斯世耶！

然則人苟有才，必為造物所忌，而亦終為造物所憐。世之負才零落者，當守其忌而翼其憐可也。故吾於崔淑之事而重有感焉。亦於淑事而信其為美人有足傳者。

集崔淑為第四。

明成化年間，有崔淑者，吳縣崔永齡之女也。永齡嗜酒，性極豪放，而不修小節。所以困躓於廛間，莫能振拔。

淑生四歲，即穎慧異常，其祖崔濬，嘗教之讀詩，一過目即了了成誦。及年十七，姿色姣豔，其妙尤在雙目，黑白炯炯，神氣湛如秋水。每一回眸轉盼，則百媚皆生。故當時每以鶯鶯為比，無不羨慕。然因永齡不事生產，躑躅市井，所以名士舊家，恥與聯婚。

有一劉子重者，家居負郭，祖遺隙地數畝，以種蔬果為業。聞淑之美，而思欲謀以為偶。細訪永齡蹤跡，高陽徒也。遂乘間邀入酒肆，並拉齡之好友鄭玉峰。

酒既酣，永齡掀髯而笑曰：「劉兄年雖少，而興致最佳。向來景慕，未獲一會。今忽叨領盛設，使我何以為報？」

玉峰曰：「劉君少年樸茂，異時發跡可期。今聞令愛猶未納聘，若肯許配子重，可稱快婿。」

永齡又笑曰：「原來劉兄尚未受室，小女雖醜，願配君子，鄭三哥即月下翁也。」

玉峰猶恐醉後所許，醒或變易，復與堅訂而別。即於數日之內，行過聘儀。

淑微詢其人、其家何如？永齡極口贊譽曰：「家頗溫飽，所居近城，而有園圃花果之勝。至其人之溫茂、美麗，誠一可意兒也。」淑亦私喜。

無何，將及于歸，淑忽夜夢一綠衣女，近前邀請曰：「天妃娘娘與夫人有舊，今特邀往一會，幸祈速行。」

朦朧之間，淑已升車攬轡，綠衣女引導前往。須臾，至一城郭，將入門，有絳幘吏呵止曰：「塵凡濁質，何得衝犯仙界！」綠衣女亦低聲喝曰：「奉有懿旨，爾曹不得擅阻。」

及入城里許，但見宮殿巍峨，金碧煥映。遂捨輿步行至內，兩旁執事員役俱是年少女子，其妝飾絕似內苑宮娥。將及殿階，即聞紫衣女揚言曰：「二品夫人晉謁。」

只見珠簾一卷，殿內有人高聲傳敕：「娘娘有旨，請速相見。」淑即歷階而上，行拜跪禮畢，命取繡墩坐於西首。偷眼看那天妃，金冠緋袍，乃一十六七歲美貌女子也。

天妃笑問曰：「昔在圓嶠相會之事，今尚記憶否？」淑茫然不知，但唯唯而已。

既而有一士人，白面修軀，衣冠甚偉，自東而進，其參見拜跪之禮如淑，即命東首坐定。

天妃指淑而謂士人曰：「我以此子托為汝室，汝宜善視之。」遂命左右捧出袍笏為贈，士人再拜領謝而去。

天妃又謂淑曰：「我以與子舊交，憐爾命薄，今已托於楊藩司，無憂不富貴矣！」即宣近侍：「可陪夫人進內吃茶。」

淑至殿後一室，器皿精潔，房攏寬敞，當庭玉蘭一株，花正豔發。逡巡間，復為綠衣女引出前廡。

忽見一男子手中執刀，從後遙呼，將欲刺淑。淑惶駭趨避，遽然而醒，但見月轉西軒，夜將半矣。

次日以告其母，其母喜曰：「此是好夢，兒必貴顯無疑。」

俄而成姻後，但覺子重鄙陋之狀，如許如許。加以室如懸磬，瓶無儲粟。唯有青藜綠萸，蕩搖於春風中耳。淑暗暗唏噓，深恨為父所誤。嘗作詩以自悼其命薄云：

妾家茅屋大如斗，繞屋蕭蕭唯碧柳。

柳上啼烏到曉聞，室中煙火午時有。

紫燕嗟呀空繞樑，黃鸝惆悵飛去久。

東鄰桃花豔豔開，西鄰少婦紅粉腮。

兩家富貴相彷彿，時時鬥草賭金釵。

妾慚荆布豈堪伍，在家出嫁同一苦。

妾心豈怨夫婿貧，妾心自恨薄命身。

愁來唯有淚盈把，雨打殘花空夢春。

又有絕句三首云：

桃花開日草初肥，門掩東風淚滿衣。

幾度自憐還自慰，嫁雞只合逐雞飛。

其二

曉窗睡起獨淒然，黃鳥聲中倍可憐。

莫道妾家空過節，未逢寒食已除煙。

其三

春來亢旱更堪憂，草亦枯黃菜豈留。

麻葦裙衫俱賣盡，倖存青鏡照梳頭。

自此鬱鬱不快，時托吟詠以自遣。忽一日，劉子重有事入城，淑獨自持罌灌圃。既而夕陽在山，倚扉閒望。見一秀才自船登岸，趨步近前。淑將掩扉而退，忽見其衣巾面貌似曾會過。心下恍惚尋思，秀才已近身相喚曰：「小生舟行偶泊，聞說此間蔬圃有菜可賣，即是宅上否？」

淑轉身進內，徐徐應曰：「即是妾家。」秀才亦便隨後步入，徘徊四望，微笑曰：「花徑蕭疏，茅簷瀟灑，乃有此位娘子，莫非是桃源中人耶？」

淑摘蔬一把，置於地上，低聲喚曰：「蔬已摘下，君自取去。」秀才曰：「不知該錢幾枚，容當奉納。」

淑回鬟偷眼覷那秀才，溫雅不俗。便推辭不受曰：「值得幾許，何必賜錢。」那秀才攜蔬作謝而出，淑亦步至扉邊。

不料劉子重已回，在對岸遠遠望見，疑有私姦情弊，不勝憤怒。一入門，即厲聲詰問。

淑正色曰：「那生係遠方人，素昧平生，偶爾泊舟買菜，君何多疑耶！」子重曰：「汝無巧辯，吾已熟窺久矣。既係無私，那人臨行為何幾次回盼，汝亦何消送出？況菜既賣去，得錢幾枚，其錢安在？」淑無錢將出，一時語塞。

子重大怒曰：「怪道每日間顰眉長歎，原來自有心上人。罷罷罷，從此各散，我豈為汝被人喚作龜子耶！」遂寫休書一紙。

明日清早，催淑起身。淑大哭曰：「妾雖愚昧，頗諳閨範，豈不知以禮自持，乃肯做此醜事。況與君已三載夫妻，未嘗反目，今何忍以杯影致疑。一旦即欲棄妾，使妾歸身何處？亦安忍棄君而去。」子重曰：「我既體汝，聽汝另嫁。」

淑揣意不可回，只得含淚而行，作《棄婦吟》一章。其詩曰：

可憐妾薄命，十七歸良人。

三載操井臼，晨昏同苦辛。

嗟彼遠方士，乍見豈與親。

君乃妄疑妾，割絕夫婦恩。

妾既被棄逐，何敢向君論。

所悲名枉陷，父母必怒嗔。

寸心已摧絕，流淚滿路塵。

一別難再返，叩首重自陳。

如蒙剖妾意，感恩千載春。

淑既被棄，崔永齡留歸家內。雖則溺愛，卻因體面不雅，每每詰究事之虛實，淑輒唏噓不止。

永齡歎息曰：「因我酒後輕諾，誤汝終身。今又無端污蔑，汝且耐性暫留，我將央出原媒，與之辯理。設或仍前堅執，以汝才貌，怕沒有好人家求娶耶？」淑低首默然，唯墮淚而已。

瞬息年餘，永齡已托鄭玉峰分解至再，而劉子重執意休絕。

原來子重鄰家有女，小字媚姑，與劉私染情密。且多厚贈，而囑劉休崔娶己。故子重堅執為辭，而樂於淑之另嫁也。

一日，淑在廚下，忽聞門上有剝啄聲，悄從門隙一看，其人非別，即是去年泊舟買菜之秀才也。淑奔告永齡，永齡整衣出見，詢其來意。

秀才曰：「小生楊汝元，浙江山陰縣人氏。曾於去春路經貴邑，偶以泊舟買菜，獲遇令愛，不過邂逅相逢，實無他意。豈料令婿劉子重，隔堤竊視，疑屬姦情，立將令愛休退。今某叨中鄉闈，公車北上。念及今愛剪蔬相贈，乘便詣謝，乃忽詢問此事，使某中心抱歉。雖則行止無虧，其禍卻因某起，但不知令愛可曾改嫁否？若猶未也，只恐被誣名辱，人以為嫌。小生新值喪偶，願續此姻，所以特來造瀆耳！」

永齡笑謝曰：「若蒙雅愛，不棄寒陋，豈惟表白小女名行，便得以了卻終身。」當即喚出面謝。

須臾淑出，翠減遙山，紅含玉頰，向前敘衽，細述其被棄之由。

楊生曰：「頃已詢子鄰婦，備知其詳。奈因試期已迫，不能暫留。權以金簪一枝，聊表鄙意。容俟試後，即圖歸就姻盟。子宜保貴，毋使花容憔悴也。」

淑曰：「妾乃棄逐陋容，豈堪奉事君子？感蒙厚愛，愧無為報，口占一絕，以既君誠。」遂吟曰：

被逐含污淚滿襟，何緣今日再逢君。

襄王縱覓高唐夢，羞向巫陽化彩雲。

楊生笑曰：「鄙人只知重貌，豈意卿更能詩，敢不和詠一章，以酬白雪。」即吟云：

當時相見原無意，今日重來洵有情。

莫說儂家西子豔，還誇蕭寺遇崔鶯。

淑曰：「君乃青雲偉器，妾實蒲柳陋顏。拜領佳什，唯有感愧而已。」時已日暮，楊生重為訂約而去。

俄而春試過後，三月初旬，即見紛紛報捷。淑買試錄一看，則楊汝元已中八十四名進士。

永齡喜曰：「術士每言兒命主有貴，夫今果驗矣。」淑獨愀然曰：「楊郎若未獲中，或有來期。今既奏捷，豈無閱閣名姿，而肯念及灌漑之賤乎！」

無何，已是季夏，而音問杳然。淑每歎息曰：「噫！楊郎之約果謬矣。」乃占絕句以述其愁思云：

悲悲喜喜半年餘，悲是真情喜是虛。

日日南樓重悵望，錯將薄倖認相如。

一日傍晚，忽聞扣門甚急。啟而問之，其人向淑聲喏曰：「莫非就是新夫人否？特奏楊爺之命。」

拆視，乃是七言古體一章。其詩云：

觀光偶向長安里，鳳闕龍樓連漢起。
一朝看遍曲江花，復以微名附驥尾。
憶昔蘇臺泛棹過，晚煙斜照映青莎。
匆匆獲遇傾城美，錯認家鄉舊薔蘿。
寧知一見翻成怨，拾得相思難再見。
春來重訪昔時居，一籬寒雨零花片。
花落無人野鳥鳴，遍尋消息遇娉婷。
慙慙為說相思苦，臨別叮嚀伉儷盟。
最憐一別三千里，相思相望情何已。
花冠端擬為卿留，南歸指日諧連理。
恐將芳草怨王孫，特遣青鸞先報喜。

淑看畢，連聲歎息不已。其母驚問曰：「既云離京已久，則指日可來。憑你仕宦門楣，也難得一進士為婿。兒今平空享受五花冠浩，乃莫大之喜，而反為慨歎何也？」

淑曰：「只為偷顏別嫁，已失婚姻之正。況以清潔之志，蒙失節之誣，追感前由，不無惆悵耳。」

又將半月，而楊生始到。仍托鄭玉峰為媒，擇吉成禮。因已選授吳縣知縣，即日帶領永齡夫婦，一同歸到山陰，措理家務，而後之任。

生嘗笑問淑曰：「當日偶爾上崖，見卿立傍柴扉，將欲退避。及予步近，而卿反立住，不時回波流盼，旋又摘蔬相贈，豈即有意於予乎？」

淑黯然歎息曰：「妾雖誤配匪人，頗能以禮自處。彼時見君而躊躇不避者，以君面熟，恍若曾經會過。而摘蔬為贈，亦特重君之斯文溫雅耳。若謂斯時妾即有意，非也。」

生又問曰：「越水吳山，與卿相隔迢元，而云面熟，則又何也？」

淑曰：「妾亦輾轉尋思，而莫得其故。頃自數日以來，方能省起。蓋緣妾將適劉生之前夕，夢至一處，乃是瓊樓玉宇，中有女子，稱曰天妃。妾方進見坐定，值一秀才入謁，衣冠楚楚，妾頗注目。其後見君，則衣巾面貌，悉若夢中所見，致妾一時間猜疑不定耳。然與君今日之緣，已兆於數年前之夢。信乎事由前定，非人謀所能及也。」

生又曰：「所可笑者，劉子重以市井鄙夫，豈堪與卿作配。天幸其吹疵棄絕，得歸於我。卿亦感我覓娶厚情，而有欣幸之意乎？」

淑曰：「若以劉之鄙陋，妾實厭憎。然嫁雞逐雞，亦惟自恨其命薄耳。至以見疑遭棄，乃得托身於君，以沾恩誥之榮，固亦欣幸。然非妾之素懷也，出於事勢之變耳。」生欣然點首曰：「卿真肺腑之言也。」

忽一日，地方公呈有以姦情事來告者。生觀奸犯姓諱，則劉子重。而奸染之女，則媚姑也。心下暗暗竊笑，即刻拘審。地方人備訴云：「子重原係有妻崔氏，性最貞淑，而忽誣奸棄逐。乃與媚姑通姦，已非一日。昨晚親在門首偵獲，風化攸關，某等合行首控。」

生令媚姑抬頭，凝視良久，微笑曰：「貌亦平平，固是村姬俗女，亦解風月事乎。」即將男婦各責二十。又喚地方人，亦各責十板，曰：「汝等非為公舉，必以姦情為奇貨，而謀詐不遂，致來控我耳。」

是晚退堂，述以語淑，淑喟然曰：「皆因與媚有染，所以棄我如仇。今地方人亦知我以被誣見棄，則心跡已明，我又何所憾哉。」

自後楊生遷轉甚速，曆官至閩中布政。到任之日，淑進私衙，其房幃寬敞，器皿精雅，當窗有大玉蘭一株，花正豔吐，與昔時夢中所見一一無異。始知「二品夫人」之稱，而天妃所云「已托楊藩司」等語，無不符驗。噫！婚姻雖由前定，而夢亦奇矣哉。

淑詩有未載入傳中者，備附於左：

夕陽樓上望，煙柳欲歸鴉。
春色來千里，城陰列萬家。
含情芳草外，繫恨在天涯。
此日長安客，應看御苑花。

上《南樓春望》

一緘瑤草惠佳音，始信多才必有情。
拂拭雙蛾重點黛，倚門遙聽馬嘶聲。

上《得長安寄詩喜而拈詠》

淑自作《夢詩》序云：

夫事因奇著，情以言宣，此予夢詩所由作也。憶予二八之齡，獲夢天妃，遂窺吉士。而啜我以瓊漿，延我於繡闥，異哉斯夢，耿耿莫忘。自夢後三載而獲遇我夫子。又二十年之後，隨任閩司，進觀衙宇，木蘭當窗，玉英初吐，無不宛符昔夢。嗟乎！雖緣出自天，事由宿世，而偶然一夢，了我生平。不知天妃何仙？予與天妃何舊？用綴近體十章，以標靈異。若負能詩，而欲以此揚厲風雅，則予烏乎敢！

